

中原收藏



饕餮纹方鼎

商周铜器上的饕餮纹,大多象征牛、羊、豕的顔面,这可能与贵族在进行祭祀典礼时,牛、羊、豕全备的称为“太牢”或只用羊、豕的称为“少牢”的制度有关。目前许多研究者都俗称这种纹饰为兽面纹。在青铜器上饰牛、羊等动物顔面,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奴隶主贵族将这些图案雕刻得很威严神秘,使人望而生畏。因为青铜礼器主要是在奴隶主进行大典礼或祭祀时使用,这是一种很严肃的场面,表示了奴隶主贵族对祖先、对神的崇敬和虔诚,也显示出奴隶主贵族本身的尊严。由此看出,青铜器上兽面纹的采用,代表了商周奴隶主贵族的意识形态,是礼乐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饕餮纹方鼎,器身作方斗状,宽沿外折,上有拱形立耳,长方形腹,四角有扉棱,四柱足。颈饰有夔纹,腹饰大兽面纹,底部饰云雷纹。该鼎造型规整,制作精良,花纹古朴,为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之重器。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文化漫笔

重放的鲜花

祁发慧

作家老张斌是河南省新时期以来的最重要、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自1955年开始创作以来,已经发表并出版200多万字的小説,他的代表作《蔷薇花瓣儿》、《柳叶桃》、《离情别绪》、《一岁等于一生》在全国读者中产生了持久而强烈的反响。

作为一名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注定老张斌的小説必将描绘并展示共和国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包括社会事件、政治运动、人物命运,以及个人对这个时代的真切体验与感悟,可以说他的小说是中国现代百年史的历史证词。诚然,作为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的写作必定带着地方的泥土和地域宗族的经验。综合这两个方面,老张斌作品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其文学创作中对乡土语言的使用,以及个体对于生命问题的感悟。

老张斌的乡土语言最大特色,是继承传统乡土语言的描写性的同时,融进了许多感觉化、情绪化的东西,使乡土语言的客观化传统增加了新的元素。他把气息、声音、味道这些不易表现的事物用形象的、感觉化的身体反应呈现出一幅画质的东西,使声音和气息成为一种立体的可感形象。乡土不单纯是一种客观形象而是入心入肺,入血入骨的身体的内在性主观感受。这种主观的体验性文字同样也充满了他的风俗描写中。《蔷薇花瓣儿》中,他把日常生活置于一种北方旅途风俗里,他在其游走的旅程中写他的感觉体验。他有

着异常灵敏的感觉,把整个乡土情怀抒发在对故乡一草一木的描写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张斌的乡土语言把那种表面的风光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性质转换为一种人物的心灵感知与生命体验,让事物的声、光、色、味、气形象地呈现为身体器官性的感受,流动着自然而质朴的情韵,使视觉因素的图画与感觉性的诗意在乡土情怀不可追忆的无奈之中沉淀为一种内在的人性之美。

生命自身的特质给予个体言说生命的欲求,老张斌作为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老作家,对于生命问题的探讨是全方位的。在长篇小说《一岁等于一生》中,他将自我本能的体验和感觉的表述,融入隔代人之间浓浓的爱意之中;通过对时间的考虑和生命的体悟,而将一段亲历的往事付诸于纸墨。在老张斌的笔下,生命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多样性个体生命的联动上,接受死亡结局是一个事实的形式,但人们必须为保护生命尽到最大限度的努力,挽留一个弱小的生命,从来都是生命体相互之间支撑的义务与权力,时间仅仅是生命的形式标志,某种意义上生命是永恒的、乐观的、创造性的,只有生命的未来才是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为之奋斗的理想。

55年的艺术创作,老张斌留给我们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提供了有益而良多的启示,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定位和评价这位老作家对于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域外见闻

意大利掠影

高玉成

迹的保护,也与我们将名胜古迹围起来,再收门票的做法不大一样,他们完全是开放着的;所有城建工程,都必须为古迹让道,即便是遇到一根石柱、一堵残壁,都必须回避绕行;古迹散落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与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踏古访迹。有人把罗马称为“露天博物馆”,的确是不无道理。

从佛罗伦萨城外南端的高地向城内俯瞰,一片密密麻麻的红瓦白墙,果然美丽。但是,佛罗伦萨最吸引人的,却因它是那场影响世界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就出生在佛罗伦萨;拉斐尔、薄伽丘、乔托、多纳泰罗等等,也都与佛罗伦萨关系密切。如此多的世界巨匠聚集佛罗伦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徐志摩把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真是一个天才的想象!恐怕也只有徐志摩这样浪漫的诗人,才可能把东方视为奇珍异宝的翡翠,用于佛罗伦萨的译名中去。

咱们常有人把自己的水乡比作“东方威尼斯”,不,我认为威尼斯是独一无二的。威尼斯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城市,它的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道,都是数百年、上千年前,人们在阿尔卑斯山上砍伐树木,削成木桩,密集地安插在沼泽淤泥中,然后在上面积上石板,再建房修路而成。所以,威尼斯与我们的水乡不一样,它没有“根”,是真正的水上城市。如果你观察得仔细,你会发现威尼斯的建筑,很多都有些倾斜,公路也不大平坦,原因就是下面的木桩千百年来所发生的可能程度的塌陷造成的。人们担心,威尼斯可能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从海上倾覆、消失掉;也许正因为如此,前往威尼斯旅游的人特别多,人们大概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大脑,或者借助于照相机、摄像机,努力把美丽的威尼斯永远留存存在自己的记忆中。

新书架

《纸与铁》

朱丽君

政治之间关系的生动阐述中,相信你一定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德国通胀。

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系旁听生、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

康远明不免觉得这女人有意思,因为心里早把她暗喻为杀手,此时便觉得一把亮闪闪的尖刀在眼前晃动。

或许也只是晃晃而已,但难说也正找着缺口。康远明心想:不妨陪着玩玩。

康远明单刀直入了:“听说最近米园里闹狐仙了。”

徐丽莎没想到康远明从动物起聊,一时没反应过来,倒愣了一下。“狐狸?”徐丽莎瞪大了眼睛。“有人说,那狐仙一到晚上就出来了,绕过门口的假山,沿着围墙往里走。听到的人还说,狐仙走路来蹑蹑窸窸的,像踩在棉花上面。”

康远明说得很慢,还挺有声色。而徐丽莎这样的女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没什么兴趣。听到康远明讲狐仙,她便有点怔住了。

康远明接着往下说。“彪哥以前倒是讲过米园里有狐仙,说他祖上有个姨太太就是狐仙变的。特别会勾人。后来就少了,没有了。其实狐仙也是很势利的,什么地方有贵人,它就到什么地方去。”

徐丽莎渐渐有点回过神来,神色有些变化。但夏天的杨柳长得盛,在康远明和徐丽莎中间飘来飘去的,让人什么都看不真切。

“有人说,前几天还真的有人来了,就住在米园的一间屋子里。那狐仙就知道了。到了晚上,狐仙梳理梳理就赶着往里走。轻轻地敲敲门,推推窗,狐仙就进去了。这狐仙一进去,就拉着贵人的手要他看看手相。贵人说狐仙是没有手相的,不肯看。但狐仙硬是要贵人看。接下来,可不得了。那狐仙自己就开始脱衣服了。狐仙原本就穿得少,狐背都露在外面,白花花的。这一脱,三下两下可就光了……”

“康远明!”徐丽莎脸色都变了,尖声叫了起来。

“怎么啦?”徐丽莎越急,康远明就越镇静。康远明干脆把烟点起来了,康远明慢慢地抽,慢慢地吐烟圈。慢慢地看着徐丽莎着急。

徐丽莎到底是徐丽莎。脸色在红白灰之间快速转换之后,徐丽莎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徐丽莎干脆也

暗,于莉莉又戴着墨镜,没有人知道她的年龄。有人叫她小姐,也有人称她女士。但没有人敢造次她。

大家觉得,这个女人好像蛮有钱的,肯定不是为了钱到酒吧来。她不是鸡,但对鸡又不感兴趣。因此有些奇怪。

于莉莉的婚姻一直是个谜。外面传说原先于莉莉是结过婚的,后来分开了。也有另外的传说,讲于莉莉其实从来没有结过婚。但不管怎样,现在的于莉莉是单身。

于莉莉现在和男人平起平坐。有时她也会稍稍俯视他们。俯视男人的女人总是世故的。但对于莉莉认为自己良心未泯。

张先生是于莉莉年轻时的情人。讲得更准确些,于莉莉是张先生一手捧红的。后来于莉莉红了,张先生也老了。但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半公开的。现在他们不再是简单的情人了,有点像伙伴,但又不是婚姻。这种关系有点复杂,并且沉重,但和于莉莉的心境倒是吻合的。

“有点乱,要不我晚一点给你回电话?”他保持音量快速地说。诡异的是似乎还掺杂着一点点微弱的回声。

他在什么地方?洗手间?“好,你先忙吧。不用给我回电话,那边再说。”我话音未落,听见那边传来一声短促却清晰的“喵”……

施杰匆忙回答我:“那我先挂了,晚点再给你。”

“呃,等一下。”我匆忙阻止他,顺手拿起收银台上书店里的固定电话拨出慧仪的号码,将听筒搁在桌上。

“有事?”施杰在耳边问。紧接着,我透过手机明明白白地听见了一段熟悉的铃声:“Casa-blanca”。慧仪用这段铃声用了多年,一直都没有换。

他们根本不是“有过”什么,而是“正在”一起。

他他根本不是玩够了想安定,而是还在选择要跟谁安定。我挂断了固定电话。

“没事了,再见。”然后,挂断手机。

头脑精明、经验老到如施杰,本可以将感情游戏玩得滴水不漏、游刃有余;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技高人胆大,他犯了个如此简单的低级错误:他以为很了解我,以为我绝对不会主动给他打电话。如若不然,今晚他总是在合适的时候打来,即使没有电话也会来短信,完全没有给我主动找他的机会。或许是因为他做得太完美,或许是我对他的感情还没到时时挂念的程度,竟然到今天才发现这点。看吧,我果然天生浪漫又不懂维系感情,一旦对方不再主动,每段关系就可能就此无疾而终。眼下,我第一次准备给施杰打电话,竟然是在怀疑他跟我的好朋友有些什么的时候。

无论他跟慧仪之间是否曾有过什么,其实我并不在意。这并非豁达,而是当你并不想完全了解或完全独占某一个人时,你就只在乎他对你的那一部分是否真诚。说到底还是不够爱。爱这东西太昂贵太庞大也太复杂,人生那么长,既已拥有过一次半次,就应该知足。

我拨通了施杰的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就在我以为无人接听时,他的声音传来了:“喂?你下班了?”他说话像是刻意压低了嗓音,周围也很静,仿佛没有旁人。

“你还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水姻缘

朱文颖 著

徐丽莎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餐巾纸接了过来。并且若有所思。大姐大有些晚上,于莉莉就一个人去酒吧喝酒。有时候会有体面而好看的男人走上去,想和她搭话。他们问她是不是寂寞,需要有人陪吗。也有人夸她漂亮,拿出烟问她抽不抽。灯光暗,于莉莉又戴着墨镜,没有人知道她的年龄。有人叫她小姐,也有人称她女士。但没有人敢造次她。

大家觉得,这个女人好像蛮有钱的,肯定不是为了钱到酒吧来。她不是鸡,但对鸡又不感兴趣。因此有些奇怪。

于莉莉的婚姻一直是个谜。外面传说原先于莉莉是结过婚的,后来分开了。也有另外的传说,讲于莉莉其实从来没有结过婚。但不管怎样,现在的于莉莉是单身。

于莉莉现在和男人平起平坐。有时她也会稍稍俯视他们。俯视男人的女人总是世故的。但对于莉莉认为自己良心未泯。

张先生是于莉莉年轻时的情人。讲得更准确些,于莉莉是张先生一手捧红的。后来于莉莉红了,张先生也老了。但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半公开的。现在他们不再是简单的情人了,有点像伙伴,但又不是婚姻。这种关系有点复杂,并且沉重,但和于莉莉的心境倒是吻合的。

“有点乱,要不我晚一点给你回电话?”他保持音量快速地说。诡异的是似乎还掺杂着一点点微弱的回声。

他在什么地方?洗手间?“好,你先忙吧。不用给我回电话,那边再说。”我话音未落,听见那边传来一声短促却清晰的“喵”……

施杰匆忙回答我:“那我先挂了,晚点再给你。”

“呃,等一下。”我匆忙阻止他,顺手拿起收银台上书店里的固定电话拨出慧仪的号码,将听筒搁在桌上。

“有事?”施杰在耳边问。紧接着,我透过手机明明白白地听见了一段熟悉的铃声:“Casa-blanca”。慧仪用这段铃声用了多年,一直都没有换。

他们根本不是“有过”什么,而是“正在”一起。

他他根本不是玩够了想安定,而是还在选择要跟谁安定。我挂断了固定电话。

“没事了,再见。”然后,挂断手机。

头脑精明、经验老到如施杰,本可以将感情游戏玩得滴水不漏、游刃有余;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技高人胆大,他犯了个如此简单的低级错误:他以为很了解我,以为我绝对不会主动给他打电话。如若不然,今晚他总是在合适的时候打来,即使没有电话也会来短信,完全没有给我主动找他的机会。或许是因为他做得太完美,或许是我对他的感情还没到时时挂念的程度,竟然到今天才发现这点。看吧,我果然天生浪漫又不懂维系感情,一旦对方不再主动,每段关系就可能就此无疾而终。眼下,我第一次准备给施杰打电话,竟然是在怀疑他跟我的好朋友有些什么的时候。

无论他跟慧仪之间是否曾有过什么,其实我并不在意。这并非豁达,而是当你并不想完全了解或完全独占某一个人时,你就只在乎他对你的那一部分是否真诚。说到底还是不够爱。爱这东西太昂贵太庞大也太复杂,人生那么长,既已拥有过一次半次,就应该知足。

我拨通了施杰的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就在我以为无人接听时,他的声音传来了:“喂?你下班了?”他说话像是刻意压低了嗓音,周围也很静,仿佛没有旁人。

“你还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你还是在忙吗?”我问。

海上桥是巩义市大峪沟镇西北部丘陵地带的的一个行政村,南部和西部紧邻北山口镇的水地河村、铁匠炉村,西北挨着市区的大黄冶,北面是站街镇的山神庙村,东面与本镇的杨里村、柏林村、岳寨村毗连,区域面积6.7平方公里。全村16个居民组散处于各道沟谷山岭之中,居住着近600户农家,共2600多口人。

海上桥人口聚居较多的自然村有水泉沟、柏沟、后沟、南沟、吕家山、坡池坑、东沟等。顾名思义,从这些地名就可以看出它们所处的方位、地貌特征来。人口最多最集中的自然村是水泉沟,村委办公室、学校、卫生所、文化广场等均在此处,人称“正村”。为什么叫水泉沟?据村中古碑记载,沟下早先有一汪深泉,水源旺盛,翻花上冒,常年不涸,聚出了一处碧潭,俗称“海眼”。这道沟因此就叫水泉沟。后来人们在“海眼”旁修建了一座龙王庙,以感谢神灵的恩赐;又在水沟上建了一座石桥,方便了向北的人到沟南种地。碧水倒映桥影,平添了一处风景,人们称这座桥为海上桥,村名也随之叫做海上桥了。不过,由于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迁,传说中的泉、庙、桥、碑早已不存,仅留在了老年人的回忆之中。

郑州地理

青狮山下海上桥

阎兴业

水泉沟自然村保存有一处大面积的清代王氏民居建筑群。此建筑群坐落于半月形的山坳中,依山向阳,房舍鳞次栉比,高低错落,布局有致,四围原有寨墙、寨门,形成了一座城堡式农家庄园。其总面积22400平方米,分为20个院落,现存靠山砖券窑洞75孔,砖瓦结构楼房42幢80余间,大多是二进式三进式四合院,门窗配以砖雕、木雕、石雕,显得庄重典雅大方。其他设施如水井、小路、水道等都颇具匠心。据说此民居为清乾隆年间王伯当、王伯禄始建,后经几百年来不断的增修改建,才形成了如此规模。台湾著名教育家王广业先生就出生在这里。这个建筑群保存完好,仍居住着几十户村民,已被巩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水泉沟东面,有一座窝窝头形状的小山,因山上长有很多芦荟,故称其为芦荟古堆,现写为六存古堆。水泉沟北面是青狮山,海拔377米。从六存古堆上向西北望去,青狮山确实像一匹头东尾西卧着,四蹄微伸的青色狮子,山因此得名。其山岩石大多为青色,过去盛产磨刀石,因而俗名青石山,以和更北面的红石山相呼应。然而此山古时侯另有其名,叫青堆山。明嘉靖《巩县志》记载:“青堆山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形势耸立,四时青翠,古称青堆。”民国《巩县志》曰:“侯山西北有青堆山,其山四时苍翠,故名。”

青狮山南坡有青石铺砌的登山步道,山下石门楼古朴淡雅,山上望远亭别致新颖。站在亭中西望,可遥见市区,成功学院的楼厦历历在目。这是王广业先生为故乡捐建的,亭内镌刻了他撰写的《青狮山望远亭简记》:“广业少时常与玩伴登临此山,纵目远眺,向往大千世界,终走出山村,闯荡海外。今沧海归来,乡情依旧,特斥资于山顶建此观景亭一座,下有登山步道通连,为父老游目骋怀散心休闲之地。亦望青少年凭栏凝眸,志存高远,建功立业,报效乡梓。广业心愿足矣。”

海上桥村有着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文化传统,因而产生了不少有作为的人物。村中关帝庙(现在的学校)原存有两方非常有价值的碑刻:断屠永远石碣和大劫文碑,是我们研究清末社会状况和民风的民俗的好材料。

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历史上少数影响深远的经济事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导致希特勒发迹的根源。然而,近年来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政策不但刺激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帮助德国减少了赔款,因此对于1918年以后的德国是利大于弊。当时的德国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本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以颇有影响力的汉堡工商界为切入点,分析了为通货膨胀政策辩护的那些理由存在的漏洞,指出通货膨胀严重危害了德国经济,侵蚀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使魏玛共和国这个福利国家失信于民。此外,通货膨胀也没能使赔款减少。作者剖析了长期以来德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弊端。不仅揭示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根源可以追溯到威廉德国时期,而且还为分析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在本书德国经济灾难和